紅色中華
毛澤東題
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八日出版
第五百一十九期

蔣介石允諾張楊六項要求

西安二十五日電：蔣介石在被留居西安期間經過張学良楊虎城等屢次懇切陳詞，蔣介石接受張楊要求，所以於二十五日下午張学良親同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等乘机飛洛陽，蔣介石臨去的時候，对楊虎城声称下列六点：

一、明令中央入潼関部隊二十五日一律退出潼関，從二十五日起如有再内戰發生，予人（指蔣介石）負全責，

二、停止内戰，集中國力一致对外，

三、改組政府，集中國家人才，容納抗日主張，

四、改變外交政策，联合一切同情我民族解放的國家，

五、釋放上海所有被捕的愛國領袖，并立即下令办理，

六、西北各國軍政概由張楊二人負其全責。

蔣介石除声明上述六点外，并对楊宪城說：「我自己的錯誤我自己承認，你們的錯誤你們承認……」臨別的最後一刻那蔣又对楊說：「我答應你們的那些事，我到南京後就可以一一实現」全國民众應當督促蔣介石氏切实实現上述要求

蔣介石釋放後日本大感不安

日本帝国主義对於蔣介石之被留居大施其挑拨内戰的陰謀詭計，企圖挑動中國的内戰，在蔣介石被釋放後，又在捏造謠言，企圖藉故挑釁，侵害中國。

東京二十六日電：陸軍部对於南京與西安之妥協条件内容至為关心，對南京政府採取容共抗日政策則決難默視，

又電：一、張学良因事變後與人民的拥护，故不得不接受宋子文之提議，張学良將因此而失去政治生命行將出洋，

二、蔣介石將引退于家鄉奉化，但蔣之信仰更加增進，仍將在幕後操縱國民政府，汪精卫為最高之負責人但宋子文亦將成為南京一絕大勢力

三、南京政府大抵不致採取容共政策，對外政策大致無變化，但實質上必有相當的變化，故須大々警戒

又電：日外务省对于蔣介石被釋放極為重視，以最大之憂慮注視事件之發展，蔣之被釋放為全無条件，張学良因全国人民对之不滿，與自己認為人民陣线組成之事已宣告失敗，故接受被事提出之条件，

又電：日本政府對南京與西安間的妥協非常关心，如果南京政府採取抗日政策，对日與俄行將惹起日本重大憂慮，將採取适當之步驟云

社論　要求蔣介石履行其允諾！

西安電称：蔣介石在西安經過張楊二人的屢次懇切陳詞，接受了張楊的六項要求，於二十五日蔣介石同学良飛洛陽，廿六日進南京。

蔣介石毅然接受西安方面之抗日救國要求，與張学良楊宪城將軍的継續與蔣合作均為大局着想的勇敢的行為，因為在蔣被留居後，日本帝国主義者利用這一事變，造成中國的不斷内戰，以便利於日本对中國的掠奪，而南京政府内的親日派亦在奉承日本帝國主義的意志，不顧全国人民的意向，实行調動部隊討伐張楊，要陷中國於極大混乱的局面，使日本坐收漁人之利！

全国人民與有血性的軍政將領，在此日寇挑拨内戰進攻中国最嚴重形勢下，均熱烈地一致反对对張楊的討伐行動，呼籲和平解决，先有廣西李宗仁白崇禧的宣言要求停止内戰，实行抗日，継有閻錫山要求停止軍事行動的通電，最近來替孔韓復榘的联名通電及廣西四川，廣東等省的会議……等々無一不是反对内戰的表示。全国人民在此国难千鈞一髮之际，是在如何迫切地盼望对民变之和平解决呵！

蔣介石之反省而被釋放，正是全國人民的期望與全国愛国將士與人民共同努力于完全停止内戰所致，我們深望各方將領為中国民族之和團結共抗日寇，討共同努力于完全消滅中国之内戰，更望蔣介石能由此次經歷中，深自反省，以不負全国民众的热望，履行張楊等的抗日救国要求，

然而我們决不能以此而[illegible]，以為日本强盗挑撥内戰的陰謀已不会再来施用，我們更須進一步的認清日本今後分裂中国抗日力量的技倆，必然繼續進行，親日派的挑拨陰謀必然更加無微不至，人民必須以最大的努力繼續為停止内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而奋斗。

对於爭取南京政府中的中派人來实行抗日一点，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努力。

湘桂川舉行三省會議 要求南京對外抗戰

接息：陝變發生後，全國抗日運動益為劇烈開展，在全國範圍內普遍發展，特別是停止內戰的呼聲更為廣大。在實力派方面，據聞廣西之李宗仁白崇禧等與四川劉湘、湖南何鍵等三省軍政領袖在長沙舉行三省重要會議，決定三省聯盟，並聞廣東亦加入這一聯盟，一致援助西安抗日聯軍，並要求南京立即實行對外抗戰。廣西代表已啟程赴南京，請述三省會議的決定。河北亦已決定響應西安行動云。

西班牙內戰仍繼續 政府軍迭獲勝利

馬德里電：叛軍圍攻馬德里後，京城人民積極參加反法西斯救亡的鬥爭，數次击潰叛軍的進攻，政府軍迭獲勝利。廿二日叛軍又向馬德里前線猛攻，被政府軍全部击潰，繼續有進展。並聞叛軍佛朗哥將軍最近又得了德意國的援助（义勇軍三万余人，飛机二十架），準備即刻向馬德里舉行總攻击，現叛軍方面正紛紛調動部隊與增加新兵力中。

安定縣

突击月中的突击成績

安定來信：安定縣在執行停戰抗日運動突击中，進行了第三次檢查，獲得了新的成績。我們曾經利用各种关係，將我們宣傳品的方式，進行对白軍中民团中的宣傳工作，使我們的影响更加扩大了。白軍中看見我們送宣傳品的人，無論是中下級官長和士兵均表示熱烈的欢迎，他們不但是大家爭着看着宣傳品，並且還彼此傳閱、討論。中區三鄉的喊話隊當向白軍進行喊話工作時，他們非常接受，一致静听着我們的宣傳，並且還說：「我們互相派代表来商量好了！」就是過去最不覺悟的民团，在我們積極的宣傳解釋之下，也表示着極端的感動着，对紅軍「停戰抗日」的号召，表示着深刻的同情！

陝北省

停戰抗日運動開展

崔曙光

党與政府在運動月初共檢查與出工作後，在各縣積極進行中，已發起一个巨大的激流，特使白區群众對外積極要求「停止內战，打日本帝國主义」的籍悠，民团士兵，積極的為区群众就這樣說：「白軍士兵要停止內战，一致抗日，那日本強盗一定会把他从中國赶出去的」。商人們說：「只要你們合作抗日的話，商人可以自由營業，商業也可以發展起来」。因此善等，群众異常的對於講論着紅軍的主张。據說白軍在……捉到了我們的宣傳品，他們熱烈地討論着。最近更有大批商人农民大批地携帶宣傳品，散發給白狼區清平区的群众，都熱烈来參加這一運動。当我們群众去白軍時，群众均紛紛傳說「我們要的是抗日」，白軍官兵莫明其妙，大家要求解释了抗日的道理。群众很爽快地說出說：「你們要和紅軍停战抗日，我們擁护你們，大批糧食給你們吃，希望你們去打日本帝主义」。紅区四抗日标语，由於上面的区域情形，可見群众對於停战抗日運動熱烈擁護的一般了。

橫山縣

在執行抗日統一戰綫中收獲成績的一般

橫山县在執行党的抗日統一戰綫的号召中，根据這一策略，運用各种方式与方法，散發宣傳品，彼此通信等，得着了初步的成績。最近已与××部開始談判，并派了代表數人前来与我們談論。在我們討論中，該部代表提出：「日本帝國主义積極進攻中國，只有停止內战，集中一切兵力、財力，一致抗日，才是出路」，並指出過去南京政府的退讓政策是錯誤的，打紅軍也是錯誤的，最後他們并且贊言道：「共党主張及堅苦斗爭的精神，他們可欽佩的」。此外，双方提議共同討論：

（一）不出擾，不擾粮，也不擾牲口，更不修碉堡，不强迫群众上碉堡；

（二）没粮時粮困難於区群众帮助买粮；

（三）实行不侵犯，因為在這一影响下，使得該地附近白軍，对紅軍加更表示同情，均不願来打紅軍，而要和紅軍联合起来，一致的去打日本。（崔曙光）

延安城秩序已恢復

延安通訊：我們十八日早晨入延安城，原駐城的民团，經过我們各种关係的活動，大部份接受了我們的要求，自動的願与我們联合，除一部份回家的遣資回籍外，另一部份編為抗日人民保安隊。現在城内秩序尚很好。

進城後，立即成立了延安委員会，以維持城市治安，并主持該城市工作，商人已經照常恢复營業了。原来學校均在照常上課，并没有因此而中斷。交通方面如電話電報亦照常通行。在群众斗爭起来的情勢下，正在進行抗日救国会的組織。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八日　紅中劇刊　（第一版）

第三期



廣暴紀念在定边

丁玲

飛机今天沒有來，好像有个失望的東西在每个人心中迴旋。

『呼！就昨天來偵察一下算了麼？他娘的卵用！』

門口有賣甜酒釀的过去了。小商人又進了城。街兩边也堆了些白菜和蘿蔔。穿老白羊皮大衣，和長袍的人多了些。不時有繫了鈴鐺的小驢子走过去，上边端坐着一个定边女人。罩頭的綠巾丢去了，換上黑色的絲絨的帽子，這帽子上就釘上一排或是九顆五顏六色的假珠寶的東西。

『今天十二了。下午三点鐘要開紀念會』這句話在每个部份沒有停止的響着。一些方塊大字在一些屋角裡拿了出來。上面寫着些：『紀念廣州暴動，開展民族解放的革命勝利！』

小旗子也在一些手上，一些粗糙的手上被裁開，被捲上。

許多動人的語句從許多腦子迸出來的都留在这上边了……

『同志！你那个歌还没有背熟，請你再練習練習吧！』

『姿式隨便一点，不要老站在台当中不動，同志，你看我……』

這是準備晚會上表演的一些劇社、一些唱歌隊的同志在排演着。

在有太陽的空坊上，七八個十九个人在一團，热烈的講着九年前的今天，在廣州暴動的一些光榮的史蹟。

有一点風。天氣还不顯得十分冷，雖說水一滴在地上就結冰。

胖的商会副会長，翹着大肚子爬过了縣委，又蹓到國民經濟委員会的部長房裡，重覆的說着他要打電給蔣介石的事。

『這个不对呀！祝考來的飛机不去打日本，天天來炸边城，炸我們老百姓，害得許多小商人都不敢進城來，他們一天不做生意就沒有飯吃呀！這到底是個什么道理。紅軍要去打日本，他又來阻止，我們要打个電去問問呀！』

電稿很快就有人替他擬好了，但他还嘮嘮着他的希望，他幻想着蔣介石會有電覆他。

時間到了，有隊伍走進了城隍廟。城隍廟裡早就來了的群众擁擠在大殿上，在兩廊上看泥塑的判官們。各種不同的嘩笑從每人的口中流出。而且：『時間到了呀！』的这些說也在一些翹首外望的人群中出來了！

隊伍又陸續進來了！还有党校的學生也來了！他們舉着旗幟挺的挂在前面。主席台上也有人在一些標語中出現。坐在地下的隊伍們都唱起來了！

『廣州暴動蘇維埃　中國革命新紀元』

一群一群的回民也從漢民裡走進來。帶着皮帽的蒙古民在最後也出現着和善的笑容一个接一个踏進了公坊。

開会了。主席團都站在台上。

『啊，你看群昇店的老板也在那裡，他做什么呀！他不是紅軍呀！』

『那个鐵匠，你看那傻樣子，他倒不傻呢，他还說話也來的多快呀！』

『莫做声，听他們講什么？』雷樣的掌声一陣響了过後，又來了一陣。

『紀念廣州暴動』兩廊上，後边台階上的群众們在許多人叫，手裡也跟着舉起了拳頭。

在許多人，一个又一个的演講之後，天色暗了下來，隊伍又連結成一条長的繩，沿着黃色的街道，穿过了鐘樓在一些布店，洋貨店的門前向东门直走去。街兩旁的店子裡又走出一些看熱鬧的人，看見了隊伍裡的熟人，就大声喊着：

『張大娃子！你也參加了，好哇，到那边去？』『加入遊行。』

於是這人的繩更加長了！

一出東門，便覺得南走，在晚霞裡長城只覺的有一条灰色的線而已。遠々的水波也似的平展開去的沙漠的原野上，零亂着一些还才利用过的石頭。兒盞吊灯在曾經做為主席台的戲台上懸掛了起來。人影在這裡動着。

等到人群再回來，戲劇就開始了。這些戲都是臨時才編排而又由一些沒有經驗的演員來扮演的。但是卻得群众的欢心，每一次的開幕之後，便在戲下那些盤腿坐在地下的人群裡吼着『再來一個！』而停立在兩旁的也響着應聲。

屋簷下的小麻雀們被鬧醒了，飛到了枯樹上，又從枯樹上飛到黑暗裡去了。

戲劇繼續演，穿着紅衣的跳舞隊也在鼓掌之中出現在台上了。鉛色的天空，沉々的罩着這会场，繁密的星々眨着眼，活動着身体，加入了這喧鬧。但人們忘卻了冷，這塞北的冬的夜！

『再來一个！』『再來一个！』

遠々也有睡覺的哥音送來了！也咪还正叫着，於是全体合唱的意歌而，人才又從那傳的門口被吐了出來。前々後々还有人不斷的唱着，和重覆着一些口號！

在天上，靜々的还躺得有一条淡々天河。

張士保想不通

莫休

下午四点鐘光景，天是陰沉々的，像要下雪。

個多鐘頭以前，曾來了飛机，盤了兩個圈，沒有下蛋，也沒有拉屎，但人們也都喊叫着擁擠着躲到窑洞裡去。

現在有經驗的人早已回復心理的常態了，大家照常的做他要做的或者他所愛玩的事，像沒有經过什么風波一樣，但盤在坑上已有兩个鈡頭動也未動的張士保現在心頭还像有个小鹿一樣，在那裡一頂一頂，他怕人家笑他胆小，他極力想把自己的態度做得自然一点，像那些「老蘇區」一樣，但是不成功，在許多說笑自如的人群中，他総是像个泥菩薩樣呆在那裡。

他総是在那裡想，但総是想不通，不多久以前——山城堡战鬪已前，他是天天看到飛机從頭上飛过去，飛到对面那些村子裡或人群中，丟々々落下几个蛋，他那時不但沒有点怕，甚至还跟着大家拍手。快活；現在到这裡差不多有三个星期了，飛机只看到兩次，每次看过飛机後，至少總有半天或三四个鈡頭心裡还々跳——以前天天看也不怕，現在少看了，反到怕起来，这个道理，張士保總想不通。

其實道理是簡單的很，張士保他沒有那樣想，以前天天看飛机，那是從自己頭上飛过去，飛到人家那面下蛋的，現在是從人家那面飛过来，飛到自己頭上来下蛋。

他一直在這裡还沒有把问題想通的時候，外面有人在紛紛的亂嚷嚷了：

「啊，明天去修飛机场或啊……南京要派飛机来接毛主席去，商量抗日的事情。」

「是真的嗎？是真的嗎？你怎么知道？」

「指導員講的。……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臣扣起来了，我們的毛主席，还不到南京去？」

「你不要造謠，難說毛主席要到南京去！」

「真的要修飛机场，指導員要我們找傢伙，明天就動手：……你不要误呆啊，遲了，就找不到鋤子喽！」

这是第三个人証明要修飛机場是事實，因指導員已正式通知了要找工具。自然「毛主席要到南京去」那是有点使人不敢相信的造謠。

这一段的争吵，把張士保想不通的思想打斷了，但这也像池子裡的水突然投下一个石子樣，雖然隔了一个氣，忽然又給別的地方水来填平了，因此他心裡又被另一个問題佔據着——「沒有听說过中国自己有飛机呀！為什么要修飛机场？……是被飛机嚇怕了，自己来開心吧？……是什么國的飛机来了嗎？」這樣一連串的得不到結論地想，但他又不敢向同窯的人问，因為前天他說了一句「这边大概不多」的話，被幾个同排的人批評他怀疑動搖，他現在又怕受到批評，所以他不敢问，只是默々地坐着。忽然他取出烟鍋子，装了一鍋烟，他想借抽烟来帮助他的思想，把这个问題想通，其實也是感着自己老是不動，怕別人怀疑他嚇狠了，想找点事来做々，遮掩一下。

同窯的七八个人，有人說笑，是那个什么都說江西好，一天要說一二十个「江西」，这就好的那一位：

「江西瑞京我們也修了一个飛机场，千把人修了十多天，真是的大……这边小窯裡，能修出什么好的飛机场啦……」

張士保听到說在江西也修了飛机场，自然这次不会是假的，但也不敢问那个飛机场修好後有沒有落过飛机。忽然坐在旁边捲手毛線的那个陝北老代同志：

「落过飛机沒有？」

「怎么沒落过，我們打漳州繳了兩架，飛回来那一天我們都去看，我还摸了一下。」

「現在这兩架飛机呢？」这一问又把張士保在自己的心裡惑，他又相問，事情已不是去了就是跌壞了。」突己給自己这樣的回答。

三班的中机枪射手，是个相當有名的老伙伴，平時一二个分什么勤務，他都要講价錢，就是一星期輪到他一次的掃地，他都是「說三國」的戲衍，現在不知道從那裡借了把鋤頭来，急々忙々的跑進窯裡，鋤頭向前一豎，很不緻氣的說：

「保五隊要同我們比賽，我們明天一定要好好幹，贏他一下子。你們贊成嗎？」

「贊成，我們一定要坐飛机，飛机場送給保五隊措。」

同窯的好几位都这樣同声的答。

「二班長！明天我倆个来比賽，要指導員分給我們一樣大的地方，看那個先做完，好不好？」

「还不敢同你这个懶鬼比賽——那个比輸了，請客，上合作社，幹不幹？」啟發着二班長的这樣有把握的答覆。

「不敢哎啊！三班長！你当証人，明天上合作社你也去。」「花机関」更有把握，明天不会吃自己，他拉了三班長作証人，保証二班長輸了不好賴。

这又使張士保想不通了，他記得大概是今年四月吧，他还在家裡當老百姓，忽然區公所下来公事，除了壯丁隊要全体去外，每家都要派一个工，去修飛机场，不去的要办。公事傳開後，全村子人都唉声歎氣，想办法，想躲開不去。五十多歲的寡婦三婆因兒子被抓去当兵了，家裡只剩她一个人，年紀又大了，向区長請求寬免，碰了很多頭，跑了半夜得到的是：不去也許可以。他自己当時也想了許多办法，想避開不去，但是不成功，餓着肚子流着汗，像罪人一般一直做了五天，要不是掛着盒帶拿着鞭子的站在旁边像惡狼一樣，慢一点便没頭没臉来几下，简直是脚板大一塊一塊也不想動。現在听說要去修机场，雖然沒有想像花机関那樣積極地要去同人家比賽，但也絕对沒有想到躲懶不幹。这一心理的变化，張士保是更想不通了，就是另一方面人也很難了解这「心理的变態」。

「同是一樣事情，同是修飛机场，為什么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時候，大家看作是像上殺场，拚命的躲，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時候，大家是这樣的热心，要拚命同人家比賽呢？特別是那个懶鬼花机関。」这问題總是像野草一樣，推去又来，點在張士保的心上。

張士保还想把这个问題想下去，想出一个結果来，但吃飯的号音响了，打斷了他的思想。十二、廿六於志丹

「蘇區的一日」徵文啟事

為着全面表現蘇區的生活和鬪爭，特决定仿照「世界的一日」和「中國的一日」办法，編輯「蘇區的一日」，日子決定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希望各紅軍部隊中，蘇區各党政机関工作的同志們，把这天（二月一日）的战鬪，群众生活，個人的見聞和感想，全地方的，一个机関的或个人的，種々現实，用各种的方式寫出来寄給我們。来稿寄紅中社轉本会

中国文藝协会啟 十二、廿四。